

又见槐花飘香时

■郭之雨

顺着街边骑行,阵阵甜蜜的花香袭来,是熟悉的槐花香气,槐花开了!环顾四周,阳光下的杨柳绿色浓稠,洒一地斑驳树影,就是不见槐花的影子。

一心想撸槐花,遂停好单车,掏出手机,打算打电话给城郊的嫂嫂,问她老家坡下的槐花开了没。还没拨出去,嫂嫂的电话先我一步打进来,让我去撸槐花。看来有槐花情结的不止我一人。

不想再回家开车,于是骑着单车向老家的方向出发。刚到老家街头,槐花深情款款的香气就迎我来了。

槐花开得正是时候,远远地看是一片白绿树。嫂嫂用弯镰已经削了一大堆,妈妈正坐在绿叶白花里撸槐花。旁边除了前邻的二婶和后街的四奶奶,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她们面前都有一堆白槐花。

这片槐树在坡下的小河边,临水面野,花色雪白,花味清甜。妈妈说,槐花开得真快,前天还轻启绿萼,洁白的瓣像小娃咧嘴乐着,可爱极了!今天便满树爆白,馨香涌动!嫂嫂也接过妈妈的话头说:“是呢,一副怒放架势。槐花这一开,夏天就要到了!”

这片槐树是爸爸栽的。树上的槐花从一露蓓蕾,就一直有人来打槐花。不管何时,妈妈一律笑脸,恭迎八方来客。反正是吃的东西,谁吃也是吃,但她会嘱咐“别摔着,别太伤了槐树枝”一类的话,甚至还帮人捡槐花,拾槐花,撸槐花。

不用我动手,妈妈就给我装好一袋子槐花。中午饭一定是嫂嫂做的槐花饺子。她把槐花洗净剁碎,放肉,再放姜末、老抽等调料。然后,我和妈妈齐上阵,不一会儿饺子就出锅了。吃一个,满口生香。妈妈说:“你嫂子调的馅真好,倍儿香。”嫂子笑容如花地说:“看咱妈忒会夸人了!”大家一边吃,一边笑。

下午回家时,车把上挂着一大袋芳香鲜美的槐花,一路惹来很多人询问:“是什么呀?”有认识的会问我:“哪里撸来的?”我会仰起头骄傲地回答:“自己家的槐树,自己家树上撸的洋槐花!”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快到小区门口,一个老太太带着可爱的孙女,盯着我的槐花好奇地看。我把袋子送到她面前说:“这个可以吃,你闻闻可香了!”她点点头:“嗯哪,真香!”我抓了一把跟她

说:“这个能直接吃的!”老太太乐呵呵地捧着雪白清香的槐花,放到孙女的手心说:“丽丽,你试试,好吃不?”小女孩真的捏进嘴里,抿唇吃起来。

我解开袋子,倒出一些给了老太太,她推搡着执意不要。我说:“娘家自己的槐树,多的是,明天我再去撸!”老太太满嘴“谢谢”,才勉强收下。

槐花开了,香飘很远。伴着槐花香,我真是出尽了风头!



人生感悟

非常故事

乡间手艺人

■肖胜林

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的老汉,骑着那辆叮咣作响的自行车进了茅店村。他的自行车是有些年头了,辐条生了锈,脚蹬只剩了光棍儿,车铃早不知所踪了。

老汉从来没有想换一辆新的自行车,他和这自行车有了感情。多少年了,他都要把小铜锣和锣锤挂在车把上,磨剪子抢菜刀的工具放到后车座的旧木箱里,木箱上绑了长条凳。老汉骑着这车子稳稳地穿行在十里八村。一年又一年,自行车慢慢旧了,自行车上的人也慢慢老了。

车上的小铜锣却是越发光亮。老汉骑着自行车,锣锤就或轻或重地敲打着铜锣,当当地响。老汉觉得这声音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了。

茅店村的合欢树长得枝繁叶茂了,粉红的花儿也满了树。树下阳光斑驳,笼着一片阴凉。老汉停下来,把自行车靠在树干上,赶紧捶捶腿。这腿啊,骑上大半个小时的车就酸疼了。他要卷一支旱烟,烟丝是漠河的,哑巴哑巴,浑身就舒畅了。

老汉哑几口烟,扬起下巴,看向树荫外。有鸡在路边刨食,有狗在路上撒欢儿。远处,有老太太摇着拨浪鼓哄着小孙子。再远呢,村外的小路上跑着一辆辆的车。

老汉摇摇头,觉得有些失落。那个瘦高个、驼背的、和自己同龄的老汉,这一次又没有赶着毛驴车出现在小街上。那人是缚笤帚的,十次有八次他们会遇见。往往,他俩共享着一树荫凉,各自干着手里的活儿,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说话。两个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太阳就落了山。

有一次,缚笤帚的老汉说夜里咳嗽,还憋气。他说去医院查查。缚笤帚的老汉手上劲足,舍得下力气,做得笤帚结实着呢。“他的身子骨不会不结实了吧?应该没啥问题”。老汉捶捶腿,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眼里有了光彩。

老汉摆正了长条凳,“噔噔”地敲几声铜锣,锣声清脆,清风满了街巷。铜锣不敲了,老汉扬起脖子,喊上几嗓子:磨剪子来——抢菜刀!他的声音高亢,浑厚悠长。

狗跑远了,鸡从路的这边跑向了路的那边,哄孙子的老太太领着摇拨浪鼓的孙子向这边走来了。

老汉骑坐在长条凳上,磨刀石上淋了水,他要给老太太磨那把用了很多年的剪刀。这真的是一份细致活儿,老汉弓着腰,慢慢打理着手中的剪刀。腰有些疼呢,老汉挺挺腰,他感觉那疼从腰到了后背到了脖子。真的是老骨头了,老汉这样想着,又低下头吭哧吭哧地磨。

剪刀儿要锋利,两片剪刀合起来,剪尖要对齐。中轴要敲好,剪刀松紧适度,紧而不涩,松而不旷。每一道工序老汉都熟稔于心,按部就班。即使人老了,他不能输了自己的手艺。

老汉把磨好的剪刀交给老太太,还要把一块粗布递给她。老汉看老太太手腕轻动,布条儿迎刃断了,轻飘飘地落在地上。老汉笑了,他像完胜的将军一样,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蓄满了自豪的笑意。

太阳慢慢地走着,树荫慢慢地移动着。老汉也随着树荫挪动着长条凳。

老汉喝了口水,他要活泛活泛筋骨。这一天,他磨了三把剪刀,饿了五把菜刀呢。他从树荫里,甩着手踱到阳光里,阳光有些浅淡了。老汉眯起眼,看了看远处的小路,小路上依旧清静。以往这个时候,缚笤帚的老者会坐在驴车上顺着小路回家了。驴脖子上铃铛叮铃作响,清脆的铃声会散一路呢。老汉想明天得去缚笤帚的老者家里看看去。

合欢树的叶子并拢起来。老汉收拾了一应工具,装进旧木箱,铜锣挂在车把上,长条凳绑在旧木箱上面。这一天赚来的二三十元塞进烟包里。老汉塞钱的时候想着,回家该给老伴买点儿治高血压的药了,还要给缚笤帚的老者买二斤好点心。

一抹晚霞接了太阳。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呀,叮叮咣咣,和老汉一起出了茅店村。

花开诗旅

向日葵

■杜九升

你用挺直的腰杆
举起一个金黄的信仰
狂风也罢,暴雨也罢
挡不住一颗忠诚的心
追随着太阳

在大平原的舞台上
有你灿烂的笑脸
在大合唱的方阵里
有你嘹亮的歌声
在我深情凝聚的笔尖
有你闪光的诗行

走进如海的向日葵
我会迷失,找不到你
但我知道哪一棵都是你
一样的品格,教我思考
一样的阳光,把我照亮

岁岁丁香花

■上官腾飞

春末夏初,那是一段属于丁香的时令。当万物在春雨的滋润下开始新一轮的生机勃勃,丁香便以它那特有的、温婉而坚韧的姿态,悄然绽放于世间,为人间的四月天再添添一抹醉人的春色。

我的故乡坐落在中国北方的一隅,那里四季分明,尤以春末夏初最为动人。那时,村头巷尾、田间地头,甚至寻常人家的庭院角落,都能觅得丁香的的身影。它们或成片簇拥,形成一片紫色的海洋;或独立枝头,宛如一盏盏精致的紫玉灯笼,静静地照亮乡间的静谧之夜。丁香如同镶嵌在这片土地上的紫色宝石,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地烙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成为我心中永恒乡愁符号。

丁香之美,美在其色。那是一种深邃而宁静的紫色,既不张扬,也不媚俗,恰如其分。阳光下,丁香花瓣泛着淡淡的光晕,仿佛被赋予了神秘的生命力,吸引着蜜蜂、蝴蝶翩翩起舞,构成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而当夜幕降临,月光洒落,丁香又化身为静默的诗人,用她那幽幽的紫,低吟浅唱着夜的静美与深邃。

丁香之韵,更在于其香。那是一种淡雅而悠长的芬芳,似有若

无,却能轻易穿透心灵,让人陶醉其中难以自拔。每当微风拂过,丁香的香气便随风飘散,让空气里都充满了诗意。那香气,清新而甜美,带着一丝丝苦涩,恰似生活的甘苦交织,让人在品味中感悟人生百态。而每当雨后,丁香的香气更为浓郁,仿佛是大自然精心调制的一杯香茗,让人在品饮中洗尽尘世的浮躁,回归内心的宁静。

丁香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童年记忆中的风景,更是生活中的良师益友。她的存在,教会了我欣赏生活中的细微之美,让我懂得无论生活如何艰辛,总有一份美好值得我们去追寻,去珍藏。每当我心情低落,漫步在丁香树下,闻着那淡淡的花香,看着那一朵朵盛开的花朵,仿佛就能听到它们在对我说:“生命虽短,但每一刻都应尽情绽放。”

如今,每逢春末夏初,看到那熟悉的紫色身影,我便会想起远方的故乡,想起那些与丁香共度的美好时光。那是一种深深的乡土情结,一种对故土的深深眷恋。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身在何方,只要看到丁香花开,我的心就会瞬间回到那个遥远的北方小村,回到那段充满丁香芬芳的岁月。

大千世界

【赏月】

我喜欢赏月。春秋时节
的月是绵绵的,映着万物生
灵。尤其是一场雨过后,月披
上薄纱,千里月华开。夏季的
月灵动而热烈,蝉鸣、树舞、
鸟鸣,以月光为幕布,奏响了一
场演奏会。冬天的月是最勤
奋的,早早地就挂上了天
空,照看着休养生息的万物。
万物凋零的寂寥中,月就是
冬日里的情怀。

——颜殊冰

【好时节】

植物不声不响,默默积
蓄着力量。干硬的枝条改头
换了面,不再绷着紧着,慢慢
变得柔软有生气。柳树一天
一个样,又转眼爆出了新绿,
送给人间一个大惊喜。小鸟
儿无拘无束、蹦蹦跳跳、
婉转而鸣。阳光明媚静好
的时节,人心也温婉如花
开,清静如溪水。

——耿艳菊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苹果花】

苹果花开出来就是
好看,粉嘟嘟的花瓣上,
总是浸润着淡淡的红,猛
一看,有点像是人为涂
上去似的。微风吹过,空
气中总也弥漫着淡淡的
香味。苹果花的花瓣微微
斜着身姿,挤进一园子
的春里。

——潘新日